

魏六朝唐



大司馬梁紹村先生鑒定

晉安休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日蝕不許禳祠詔

魏明帝

問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使自得自

修也。以天示災異故日月薄蝕乃昭微治道有不當者

日蝕即位以來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育不合於

神是政有故上天有以察之故所以災異之有勅敗自

不德矣故上天有以察之故所以災異之有勅敗自

有郁齋古文析義評解卷之十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日蝕不許禳祠詔

魏明帝

蓋聞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使得自

修也以天示災異之意泛論起故日月薄蝕乃昭微治道有不當者點

日朕卽位以來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於

皇神是政有不德矣故上天有以寤之言所以致災之宜勅政自

古文

卷之十一

懷祖詔一

郭郭齋

修有以報於神明。言所以與災之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應上自修未有父欲責其子而可獻盛饌以求免也。今奏欲遣上公太史公禳祠之於義未聞也。此不許禳祠正古。以郡公卿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職策勵羣臣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又令羣臣佐已自修。日月當食原有常度而人君必以此引咎修省者所以敬畏天命也。禳祠之奏似出於庸臣矯誣之論是詔語益不刊可謂大哉王言其文雖不及漢詔之邁健然詳瞻有體風氣如此耳。西仲

與吳質書

曹植

前日雖因常調

猶云雅集

得為密坐

接

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

稀猶不盡其勞積也

平日相思而心之勞時之積非一讌若飲間所能盡釋所以見交情之篤

夫觴酌陵波于前簫笳發音于後

時飲

足下鷹揚其體

高飛下擊

貌鳳觀虎視

負文武長才

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

自謂從古將相

之才皆不如已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

因見

坐無一可入目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實且快意

當有肉

時雖不得肉以遂其大嚼之願然終有得肉之時且快目前之意喻處用才之地有才雖不見用然其具在我可留為有

待亦足

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

酌陵波

句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應上蕭箏發音句食若
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承上文實
凡快意來言已與吳質談飲之時長為無窮之樂。固
所願也。○豪放不羈之句。李青蓮詩常借此作盡本。然日不
我與曜靈急節。而有過景之速。別有參商之潤。光陰易過思欲抑
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遠
良無由緣。無術能留懷戀反側。如何如何。為樂之時無多依舊離別使人繫思勞結其
於無可如何之勢矣。○句法從離騷義。邪邪節。替木拂日等語得來。得所來訊。文采委曲。聯若
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而。叙來訊之詞甚佳。文如其人讀之知再相見
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諸賢指同時有才名者。文章詩歌也

所治朝。可令熹事小史。諷而誦之。熹事小史。知文佐吏也。令諷。此因來訊之佳而反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
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宋謂家家人章佳者甚難。然惟其難故可貴。所以宜令人諷誦。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
之通而蔽。音樂即詩歌。譜入者雖難于我。非道德所貴。然亦不妨奇意。墨翟不好技。何為
過朝歌而迴車乎。邑號朝歌。不遇歌名而已。原非實落音樂。墨翟雖以生不歌為教。何必聞之若渙是
其通而蔽處。足下好技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
張目也。必以墨氏之蔽而張目。怒之知然。墨氏則知好音樂。知好音樂則知重文章。無負諸賢所著矣。借吳質所治縣名。扭合發議。巧而不纖。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
古文析義 卷之十三 與吳二 郁郁齋

而

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朝歌俗雖難治，只當用意求佳政之行，無有聽其自治之理。且改轍而行，非良樂之御。伯樂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救鄭子產。良樂楚鄭字面生割，攝用之，非註出不明。六朝割裂之弊，此其作偏也。願足下勉之而已矣。未段即借東氏迴車之縣句，趁筆接在彼兩字，勉其政治，為通篇結束，便覺正大有關係。林西仲曰：前段以交情叙起，因稱季重長才，當時不可多得，恨不能常與讌飲，為樂中一段。借季重來訊文辭之佳，轉入諸賢著作之可貴，應令諷誦譜之音樂。末段謂朝歌佳政在行之自上，不必易民而治，所以望而勉之。其措詞雲委波屬，復有豪放不羈之概。自是名筆，但細味其中音節。

實開六朝俳偶蕪蔓之習。此則風氣所必趨。雖有才者不能免也。余嘗惟謝康樂稱曹子建八斗之說，不知其所謂才者，果何所指。若經濟大略，則武帝文帝尸之子建不能望其後塵明矣。文章一道，武帝悲壯雄奇，文帝流麗韶秀，皆稱千古巨手。豈讓子建獨步哉。子建當年深交者為楊德祖。德祖浮華寡實，與孔文舉、禰正平互相標榜。世言孟德忌才，必欲死德祖而後快。吾獨以千古憐才者莫如孟德。漢中之戰，德祖以雞肋動軍心。若論軍法，可以死矣。於孟德何尤。子建恃才傲物，德祖之流使其得志，未必不如

陳後主。隋煬帝。溺於詞章。忽於政治。以取敗亡也。然則康樂何以有八斗之說。曰。康樂非言子建。借子建以自矜。故為此大言。爾其曰。天下才共一石。已得一斗。自古至今。得一斗。是合古今之才。止及康樂一人之才。大言不慙。千古無兩。而耳食者。遂以八斗為子建。定許。豈不謬哉。

密初仕漢。終仕晉。后以此一表列之。孝友而元。敬著績。後漢則入之。高士傳。於石康。尤為稱許。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劉氏。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

蜀亡。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

臣以儉。豐風遭閔凶。命塞

遇憂。禍如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嫁

其母。不

祖母劉。慙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

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

前迷其孤。後述其病。見祖母撫養。之恩。不可忘。伏下。臣無祖母。二句。

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

福祚淺薄。晚有兒息。則幼

不是任供。

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年服

養可知。

也。功大功小。功也。強近。煢煢子立。形影相弔。煢煢孤獨。親

強為親近也。童僕也。

煢煢子立。形影相弔。煢煢孤獨。親

也。唯形與影，而劉鳳嬰疾病，嬰加常在牀，羣臣侍湯藥，未
 嘗廢離。既述家無次子，又述祖母病久，見侍逮奉聖朝。晉
 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
 舉過兩，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辭遇詔書，特下拜臣郎中。
 尋也。蒙國恩，除拜官。臣洗馬。洗馬太子屬官，除拜過兩次。
 以孝輔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猥辱也。
 太子官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又辭遇詔書，切峻，急切而責。
 臣逋慢，不允辭，責其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
 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情既欲苟順私情，則

告訴不許，勢又不能。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狼狽前二足長，後一足
 足長，狼無狽，不立。狼無狽，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事
 在兩難之際，不得不具表陳情矣。自逮奉聖朝至此，
 叙朝廷徵召之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漢文帝短喪，以
 至晉武復舊，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矜育故臣衰老者，不強使
 三年之舊，凡在故老，猶蒙矜育。仕使其子得盡孝養之情。
 况臣孤苦，尤為特甚。况臣以孤苦之人，親老當且臣少事
 偽朝，歷職郎署，事蜀先主官。本圖宣達不矜名節，言我本
 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密以蜀臣而堅，今臣亡國賤
 辭晉命，恐晉疑其以名節自矜，故作此語。不進有所希冀。
 俘獲日係，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不進有所希冀。
 既圖宣達，今當廢棄之餘，忽奉除拜，豈有擇祿而就之心。
 自以孝治天下至此，言不就職之故，實非高尚名節過

望厚祿以但。劉曰：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薄，迫也。日迫西山，喻劉老暮也。奄奄，將絕也。危，易落也。淺，易拔也。慮，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言臣之命原藉祖母撫養而活，祖母之命今需臣侍奉而延，二人迭相依以為命，所以不能輟養而遠去。此言不能相離之故。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反哺，私情願乞終養。此以年壽較之，見終養之後，則忠孝可以兩全。上言進退，仍不碍其報國，惟審所緩急，狼狽如此，進退豈不綽綽乎？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顯曰：吾之後與秦將杜回戰，顯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顯為顯所獲，夜夢結草，老人曰：予而所嫁婦人之父也。汝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武帝覽表，名不虛哉。賜婢二人，下郡邑，供其祖母。奉膳，後劉氏終，服闋，官至漢中太守。

純是一片至性語，不事雕飾，惟見天真爛熳。唐陳子昂為人陳情，全借此作粉本，便成妙篇。但偽朝二字，動為後儒訾毀，其謬人皆惜焉。有曲為之說曰：令伯欲辭職終養，故不惜卑辭婉語以動之，殊不知當年三國自陳

壽作志以來二千餘年皆以魏為正統即涑水通鑑亦因之魏既為正則蜀吳為偽不待言矣至紫陽綱目方改蜀為後漢此千古特筆也令伯在晉武時何以知後世有帝蜀之說乎使紫陽仍涑水之舊則至今正偽尚未能明吾知後儒必無此責備之論矣吾輩讀書此等落人牙後之見當以為戒又楊升菴雜著云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字乃番改之以入史耳荒者僻遠之義較偽字甚優特附載以廣異聞又吳楚材以為偽朝對晉而稱不得不爾

自理表

王濬

臣前被庾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驚直

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此與唐彬既定巴邱之後所奉之詔也言東下原奉有詔

先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仙及

渾溶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溶節度之文此大梁伐吳時命賈

充持節假黃鉞大都督所發之詔也渾溶與王仙王渾唐彬既

並受充節度則與渾同列可知○已上因詔書責渾不從渾

命違制昧利故引前兩番詔書來作案則違制與不從渾命

二罪自明何等省力高棋全在起手一二着全局便得勢也臣自達巴邱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有可攻取之機便伏下

不待備臨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地又最近宿設部分為

攻取節度

預派之前後部伍次第以為收取孫贍之行列。便伏下江北諸軍不早縛取可。

前至三

山見渾在北岸遺書與臣可暫來過其有所議亦不語臣當

受節度之意

初詔書使渾至建業受渾節度渾既不語而渚烏從知之。

臣水軍風發乘勢

造賊城

勢不能過渾其議。

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

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

勢又不可。

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

臣即報渾書拜寫船戕其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

欲渾

來同受降降乃

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破渾所下當受節度

之符

此時方知當

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

皓越逸

前所欲共議者此其一事

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

蜀兵落與

彬下巴蜀所調之兵鎮南諸軍疑渚下建平至西陵

書使徑取建業而撥軍從之也人名定見取其名則定數可

以點其人而圖之此節度之權也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無

緣共合空圖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

用此時即知當受渾節度無奈渾命迂疎不切必不可行非

敢忽棄明制已上隱隱言釋利而行無昧利之非也

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

點由詔責之詞

伏讀嚴詔驚怖悚慄

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

氣潘年已七十故曰老臣戰灼驚憂而心如焚也三軍上下

為國家用命而主將反受譴北志盡挫。叙受詔責之若

帶說三軍妙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托付不效孤負聖朝

下文方自理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

憑賴威靈幸而能濟是皆陛下神策廟算指上文直造臣承
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特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
聖詔以不敢忽棄明制專擅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
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濶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
至秣陵在先受渾節度之詔在後則不從渾命原算不得違聖詔假令孫皓猶有螳螂擊斧
之勢而臣輕車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此則昧利臣所統
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
能庇其妻子雀鼠含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
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渾自不能得利而行原是錯過臣至使得更見怨恚

並云守賊百口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尊查不可聽聞

反如也人擇利

而行○北渾無能如功之情願手

揭出然却是自理口吻所以爲佳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猶

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爲事君之道惟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

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

避咎責此則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有趨避則誤國

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

所以爲盡忠

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

虞比隆

所以爲利社稷○已上言違渾節度本是爲國自理語畢

陛下粗察臣之愚昧而

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

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從前以知受恩
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措失宜陛下以恩財加切讓惶
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知清心無他則賞諒於形跡之外矣
林西仲曰滅吳之議始終於羊祜杜預而王濬亦曾疏請
祜素知濬詔書使濬下建平受預節度而預不肯制濬皆
以濬必能成大功也王渾闇於事機徒以子尚常山公主
宗黨驕盛欲奪其功可謂千秋恨事是表下筆如力落句
如鐵絕無引用幫襯閑話其前後叙事布置拉拉雜雜中
却成一片理直氣壯自成妙文藻績書生盡為閣筆矣

遺令

杜預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

骨肉歸土上魂氣無不之可不合也

就死

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

欲別於合葬而無他所且因生時既合死不相離

自此以來

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

也各隨所便已上叙葬禮

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

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

冢也

姓名不定纔是千載無

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

山之頂四望周達

高而

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

城不忘本也。其有情其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

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

石以為家藏貴不勞功巧而此石不入世川也。無以利君子

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歸本於儉

字各眼已上叙古人春入朝因郭氏喪亡死緣陪陵舊義

於死者葬側封土為陵相謂之陪陵疑古有此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

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家已葬處其高顯雖未

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晉帝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齊

應上首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東奉二陵四句應上四望周

所欲制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定其兆域不使後改

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

儉自完耳至時謂至死後當葬之時也開隧南向所以向伊

取法鄭大夫亦塞後空前如邢山古冢之形既用洛水圓石

不入世用而儀制又同鄭大夫則後世小人無利可動庶幾

藉此可以無毀故曰以儉自完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

其儉鄭大夫之家可見而棺器小斂在家之內不可得見故

又我此二句周匝極矣已上囑自已死後作家之儀制

林西仲曰古來厚葬者多被發掘以其中有利焉薄葬非

達也正所以為無窮之計耳若言鑒於厚葬之弊而為之

文郭氏陪陵伏案妙有來歷隨轉入鄭大夫邢山古家先
把不忘木之意點出見其有孤死正丘首之仁何等正大
及叙古家儀制之儉仍以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
二意雙束不粘不脫何等渾雅末段字字照應先發其四
望周達為情之所安又有許多逸致所囑開墜數語全不
着力以邢山一段曾已說盡故也其行文篇法段法句法
字法無不警練高古融成一片元凱有左傳癖不用左氏
一辭全是左氏神理惟善讀者會心亦不在東奉西瞻南
觀北望四句以蹇叔哭師之言作監本也

讓中書監表

庾亮

字元規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

本無可操

昔以中州多故

洛陽不守

舊邦喪亂

穎川不

隨時先臣遠庇有道

依父從元帝於鎮東

愛客逃難

求食而已

愛客於是作客也

不悟邀時之福

不悟不

遭遇嘉

運先帝龍興

元帝即位建康

垂異常之顧眷同國士

先辟西曹掾父

申之婚姻

帝聘亮妹為明帝妃婚姻二字伏後案

遂階親寵累奏非服

轉丞相參軍封

禪亭侯掌書記非服猶詩言

弱冠濯纓沐浴佐風

少居清流躬被聖化

頻繁省闕

人與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累遷給事中頻繁言疊遷無已也

出總六軍

反加左衛將軍

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

歷叙隆遇皆出意外

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分當引退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決不即謗讟既集上座聖朝塵汚玷也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欲決於引退又阻於機會不久欲引退帝陛下踐祚聖政維新明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川人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代王導一篇中書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申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以人情論之雖公亦不免涉私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

族危向使西京七族呂霍上官東京六姓二竇鄧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成鑒今之盡敗更由姻昵氏本朝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成鑒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以平進決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喻及勢連四時喻諸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纔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進婚族所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申言人皆有私則是以疎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申言身既招殃此皆往代成鑒

可爲寒心者也。已上言用婚族必使人疑其私不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而不奪不能相強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如此今以臣之才。凡庸固陋兼如此之嫌爲后而使內處心管外總兵權內外之權在握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無才且有嫌必無益而有損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歟。二相舊王敦按史王敦於元帝時已反朝士百寮頗識其情應上幸明帝元年敗死當作王導王導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已上言帝用已必不能以無私偏白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命則替臣雖不達何事背時

違上自貽患責耶。

難愚亦不應矯情至此

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

足惜爲國取悔。

總收上意

是以慙慙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

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

辭而不允無可措手

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

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

不知所厝止得

待罪而已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矣。

已上言已之表委非虛讓蓋以上文所云有不得不讓者存欲上允其所請也

林西仲曰握定示天下私一語層層細發揭世人私姻常

之情引前代進姻黨之禍可謂剴切明確至推原前代姻

黨所以致禍之故亦由於世人以私情爲疑雖出公選不

能自白尤能暢所欲言惟是急流勇退人情所難元規本以智小謀大恐天下議已知椒掖之寵既固必不肯聽其引退故作此虛讓之文以塞天下之謗未必為申生之言也觀其後挑釁於蘇峻祖約則行事可知懷忌於王導陶侃則居心又可知矣豈真急流勇退中人乎若其行文有布置有呼應有結構有洗發且意有所至筆自赴之毫不費力則文字之上乘非人所能及也

閒居賦序

潘岳

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黯姑子而良史書之題以巧

宦之目史記稱安文深巧善宦未嘗不慨然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巧誠

有之拙亦宜然巧可以致寵榮拙亦當得廢棄各有其效也

筆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無迹微妙玄通者惟此

宦不則必立功立事效當世之用未有不以是以資忠履信

以進德承上至聖修辭立誠以居業承上立功句是主○已

起下文又僕少竊鄉曲之譽以奇童稱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

主即太尉魯武公其人也賈充由司空轉太尉後謚武公辟岳府中舉秀才為郎

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舉秀才十年

轉懷令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今天子諒陰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

除名為民楊駿輔政引為太尉主簿駿誅除名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

召拜親疾輒去官免又補令遷博士未召以母疾去官○歷叙官蹟自弱冠涉乎知

命之年八徙官台上文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

者三而已矣又將八徙官而分計之○說得拓落無聊與篇首四至九卿可對看雖通塞有遇

抑亦拙者之效也效字趣甚○已上自叙官途抑塞發明拙亦宜然句昔通人和長輿

之論余也和輿字長輿曰拙於用多惜其多才而不能用稱多則吾豈敢言

拙信而有徵推一句認一句自負而兼憤懣極矣○又用觀筆妙方今俊又在官自工

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拙者原用不着○隱隱見舉朝皆是巧宦太

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筭

之役乎斗筭指薄祿然不曰斗升而曰斗筭者隱隱見舉朝皆斗筭之人蓋從其後也○點出親疾去官所以開

居之於是覽止足之分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庶浮雲之志輕不義築室之富貴

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春種自稅僦人作樂而受

其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賣菜為食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

酤沽同酪乳漿也伏季夏三伏臘冬祭名皆有燕飲○賣乳備用孝平惟孝友於兄弟此亦

拙者之為政也可不違膝下色養矣○已上叙開居之樂仍以拙字收有力乃作閒居賦

以歌事遂情焉點出作賦

林西仲曰此安仁以母疾去官時所作詞雖和婉而意則憤鬱厥後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則知此日閒居非出本意矣文中拏定拙字歷叙其官之不達見得自此以往總不能取高爵厚祿以為以一時光寵即浮沉任路役役下僚反不如拂衣歸去得自遂其天倫之樂此乃無可奈何之詞一片名利熱腸純在冷眼中發洩也或以歸去來辭擬之誤矣

酒德頌

劉伶

有大人先生

大人二字是酒人自標美稱

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

破

人生易盡

日月為局

居之

八荒為庭

行之

行無轍迹居

無室廬幙天席地

不必

縱意所如

不拘轍迹

止則操卮執觚

酒酣

動則挈榼提壺

行時

惟酒是務

焉知其

其餘

別無關心處

以能飲

有貴介公子

一縉紳處士

又

聞吾風聲

議其所以

之德

乃奮袂攘衿

怒目切齒

所非

陳說禮法

述其是非

蜂起

總一句已上寫

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

酒在

銜盃漱醪

入酒

欲戒其飲之人

枕麴藉糟

既飲

無思無慮

其樂陶陶

酒出

受用大兀然而醉。悅爾而醒。任其自醉。自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無心於視聽。不覺寒暑之切肌。嗜欲之感情。無論外物。即身亦不自知也。俯視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自於大則無二豪待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螟蛉。蜂之幼蟲。蜾蠃。蜂之幼蟲。文蜂字妙。已上物不小。領得全於酒。不知有人言之是非。所以為德。

林西仲曰。伯倫裸體而處。其友譏之。答曰。君何為入吾袴中。此即以日月為局。矚之說也。其出也。掛酒榼於車。令人荷鋪隨之。曰。死便埋我。此即挈榼提壺之說也。是領絕不假飾一字。雖不可訓。然七賢中較之錢癖。則逮過之矣。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

永和晉穆帝年號

歲在癸丑

暮春之初

會於會稽山陰

之蘭亭

時當暮春。王羲之與謝安及凝之等。以上已日會於蘭亭。會稽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名。○總敘會

修禊事也

禊。祓除不祥也。三月三日。臨水洗濯。羣賢畢至。指謝安。孫綽。郗曇。少長咸集。指王凝之。換之。玄之。獻之。王。謝。諸輩。三十二人。

至。羣賢畢至

指謝安。孫綽。郗曇。少長咸集。指王凝之。換之。玄之。獻之。王。謝。諸輩。三十二人。

故。但稱少長

不便自稱賢。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四句敘出所會之引。以

又有清流激湍

映帶左右。四句敘出所會之引。以

為流觴曲水

四句敘出所會之引。以

雖無絲竹管絃之盛

妙在掃此一句。一觴一詠。亦足以暢

又幽情。又就飲酒上起筆。敘出賦詩來。殊不費力。○自爲
余幽情。首至此。步步點出。絕無結構。斧痕。蓋其運筆輕鬆
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一句敘出。所會之日。有風
也。梁昭明以十句類秋景。擯不入選。獨不玩是日。兩字原
有分曉。以明是日。偶如此。不是日日如此也。若云秋景必
大朗氣清。亦何嘗無濃雲陰晦之日。仰觀宇宙之大。俯察
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樂
爲下文感慨痛悼等字。伏脉。蘭亭會事至此寫畢。以下卽
借俯仰二字。推出一步立論。見得良辰美景之樂。不能常
存。以起此生不可長保。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
之意。轉入興懷。正旨。是舍躁趣。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抱語言一室之內。靜一流人。或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
是。舍靜趣。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

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凡樂事未有無散場之時。
富境者必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興盡之
不省悟。從前快樂總是一場幻景。此必至之理也。仰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
能不以之興懷。俯仰二字。應上文俯仰言。情隨事遷之時。
爲故迹。刻刻遷流。如此猶尚感慨。係之則人之自生至死。
刻刻遷流。亦猶是也。能無痛乎。此處本解上文。所以係
感慨之故。只用一猶字轉入下文。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死生亦大矣。何出每覽
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死生亦大矣。何出每覽
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
懷。承上文言昔人興感於死生。既與我有同情。故我每覽
懷古人此等之文。往往嗟悼不已。亦不自解其何故也。喻

猶曉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言我之情既如
也生齊彭殤者自是不近人情之論故曰虛誕妄作○莊子
齊物論曰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蘊生乎此死生
之說也又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此齊彭殤之說也
亦猶今之視昔悲夫古今之人同歸於盡後之視今不見
悲故列叙時人叙在會之姓名應錄其所述之詩應上一
觴一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應上昔人興感之
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應上臨文嗟悼句見
蘭亭之會各賦有詩孫綽曾作後序則右軍此作乃其
前序耳篇末云列叙時人錄其所述二句言作序之中

此篇當作蘭亭會序而世俗稱爲記者誤也篇中從可
樂處說到可悲着眼在生死二字有深意存焉夫齊景
羨無死趙簡歎人化癡人癡語千古如見右軍何等入
物生死關頭寧勘不破乃故爲雍門子鼓琴之說令千
載下其灑孟嘗君之淚乎不知晉尚清談當時士大夫
無不從風而靡剽竊老莊唾餘漠然無情外其形骸以
仁義爲土梗名教爲桎梏遂致風俗頹敝國步改移有
軍有心人也雖欲力肆砥排而狂瀾難挽不得不於勝
會之時忽然以死生之痛感慨傷懷而長歌當哭以爲

感動其曰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明明力津砥
排則砥柱中流主持世教之意尤爲大著古人遊覽之
文亦不苟作如此其筆意疎曠淡宕漸近自然如雲氣
空濛往來紙上後來惟陶靖節文庶幾近之餘遠不及
也

序乙巳歲十一月也晉義熙元年淵明歲四十二

歸去來辭

三百三十八言

陶淵明

歸去來兮

淵明爲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

小兒乃解印綬而歸

作此辭以明志○就彭澤言謂之歸

就南村言謂之歸來

篇中從思歸以至到家步步叙明

田園將蕪胡不歸

地陶公作令彭澤只有八十

三日其離田園未久故曰將蕪

猶幸其未盡蕪也若再遲

滯不決恐既蕪之後無以爲歸計矣

下文園日涉以成趣

以春及至未了田中事

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

悲心不能事主反爲形體所役使

自字獨字猶言自作自

受徒悲無益也未改寓形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前此悔恨無及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今日回頭未晚

卷之十

歸去來一

三

郁郁齋

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二語乃上句藍本承上文不諫可追
來言居官者猶人錯走路頭幸僅八十三日雖錯未遠同
轉最易也覺字承上悟字知字來與迷字對針至此見得
是非較明止有歸去一着為上策餘無一是也此在官定
歸計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歸而舟問征夫以前
之始路恨晨光之熹微歸而陸行也陸行多岐與舟行不同故
路恨晨光之熹微問前路晨光熹微言早甚也見之明故
歸之決歸之決故行之早恐不見路故以晨光熹微為乃
恨俗解謂比晉室暗昏何說此分叙歸途中水陸之行乃
瞻衡宇載則欣載奔此歸途中望見僮僕懽迎稚子候門
此到家方三徑就荒將歸幽居開三徑潛亦慕松菊猶存
及門也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室中飲也
矣庭柯樹枝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室中住
矣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已下八句皆叙園中之樂
六句上見日涉惟見其趣策扶老以流憩時矯舉首而游
故潦倒不出與無門同觀而日游無定方也身就雲無心
見憇而日流無定位也觀而日游無定方也身就雲無心
以出岫山有穴鳥倦飛而知還此竟日涉園至將暮之景
就現前所見而言有萬物靜觀皆自得之妙俗解景翳翳
以雲無心喻人無心鳥飛還喻人作息反覺索然景翳翳
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景古影字翳翳漸陰也言天色漸
桓未忍捨去見園中之成趣無盡樂亦無盡也松字根上
面松菊來菊不可撫而松可撫俗解謂賞其堅貞穿鑿可
笑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息交便絕遊是一起事凡世
不必指定當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此言所以息
路貴人說

也。駕言借用詩經。駕言出遊。句以悅親戚。指鄉里之情話。不合時宜之人。向人強顏何益。樂琴書以消憂。言情話則絕口不談。世事可知。雖憂世之待排遣而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謂耕於西疇。疇。田也。自消矣。樂應篇首田字。或命巾車。有幕之車。行向西疇。或掉孤舟。舟。行向既窈窕。貌長深。以尋壑。行所歷也。亦崎嶇。險而經邱。邱。所歷木欣欣也。春意而向榮。說得木似有情。奇甚。泉涓涓。貌流而始流。舟行所見。二字。皆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得時。指木與泉言。前此木已零落。春及則生意萌動。故向榮向者。趨于榮。尚未能榮。而有榮之機。前此泉已涸結。春及則東風解凍。故始流。始者。甫能流。尚未盡流。而有流之機。皆得時使然。豈不可羨。若吾乃當與世相遺之時。自茲

以往。而畢生之功。名。事業。盡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付憂。謝觸物興懷。能無感乎。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言雖一時觸物興感。但念及人生有幾。其自然乎。去留即死生也。胡為乎遑遑欲何之。言何事役死生可忘。何事不可已。胡為乎遑遑欲何之。言何事役乎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言形之留也。欲用心往求富貴。亦不能為仙。惟能為下文帝所居。即仙宮也。言我不願為官。解帝鄉作京都。與富貴句。豈不重複。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耘。除苗間穢也。登東臯以舒嘯。臯。山也。春事起臨清流而賦詩。委心處。聊乘化以歸盡。樂乎天命。復奚疑。化。即天命也。歸盡。正是任去留之義。復奚疑。是歸來一着。見得明。拏得定。放得下。此生至死之日。無可再計矣。

古文 卷之九 歸去來三 歸去來三

陶元亮作令彭澤。不爲五斗米折腰。竟成千秋佳話。豈未仕之先。茫不知有東帶謁見之事。孟浪受官。直待郡遣督郵。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耶。蓋元亮生於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學術。無所用之。徒勞何益。五斗折腰之說。有託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尊鱸。斷非爲饒口垂涎起見。故於詞內前半段以心爲形役一語。後半段以世與我遺一語。微見其意也。篇首田園兩字。是通篇綱領。歸計既定。卽日似裝。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從茲而舟行而陸行。而至門而

入室而飲酒。而安居。煞有次第。然後以涉園一段了却園事。而園不就。燕矣。再以西疇一段了却田事。而田不就。燕矣。但園在家中。閉門可入。有僮僕稚子先後其間。不必問之外人也。若田去家稍遠。隴畝交錯。其爲耕鋤。豈僅一人。勢不得不與羣。也。爲侶。遂趁此一著。先把息交絕游之意提明。見得舍棄人之外。無可交游。卽與農人從事。亦舍春及之外。無他言說矣。然涉園曰成趣。非學圃也。耘耔曰委心。非學稼也。程明道云。閒來無事不從容。萬物靜觀皆自得。此意惟有道者知之。不堪喻諸

人者篇首曰獨悲篇中曰自酌篇末曰孤往如人飲水
冷煖自知不但世人不能共談即僅僕稚子親戚農人
輩亦不能少窺及結出乘化歸盡樂乎天命等語則素
位而行妖壽不貳本領盡情拈出矣此篇自首至尾凡
五易韻爲騷之變體細味其中音節騷哀而曲此和而
直蓋靈均於楚爲宗親宜存一副思君熱腸元亮於晉
爲遺老弟留一雙逃世冷眼一則爲箕比一則爲夷齊
所處不同故也西仲

天保壬庚子
良甫辭官時四十四歲作此詞距年已千四百三十五年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以地傳。亦不詳其姓氏。名傳宅邊有五

柳樹。因以爲號焉。如荷篠荷簪之類。閑靜少言。不慕榮

利。仕晉止八十三。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

食。求甚解則成于穿鑿會意則不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

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無作客套

子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不爲酒肉戀。環堵蕭然。不蔽風日。

室廬。短褐穿結。敝箪瓢屨空。食晏如也。自有常著文章自

娛。頗示已志。志字是眼目頗字妙不十分說盡有許多含蘊。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終身不易其志。昭明作陶公傳以此傳敘人則此傳乃陶公實錄也。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証家貧不及汲汲於富貴証慕榮其言茲若人之儔乎為此等街觴賦詩以樂其志飲利句其言文章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自命義皇上人自娛句看來此老胸中浩浩落落總無一點粘着即好讀書亦不知有章句嗜飲酒亦不知有主客毋論富貴貧賤非得孔顏樂處豈易語乎贊末無懷葛天二句即夷齊神農虞夏之思暗寓不仕宋意然以當身即是上古人物無採薇忽沒之歎更覺高渾也西仲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原中

年號

武陵人捕魚為業

武陵屬湖廣常德府傍有桃源縣

忽逢桃花林

夾岸數百步中無

鮮美落英繽紛

英華也繽紛雜亂貌

漁人甚異之

一開春

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

有小口

意中得山

豁然開朗

列有天地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屬阡陌

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

老人頭白垂

髻髻小兒垂髮也。站怡然自樂。叙山中人。見其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
 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初只一人獨見。村中聞有此人咸
 來問訊。因而眾。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
 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自叙到山中來歷。問今是何世。乃不
 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又欲問
 界歎惋者。悲外人遭亂無已也。數餘人各復延至其家。
 語包括無數句。非他人所能措手。去。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日
 勿為。而目不足為。以此中之樂。非門外
 僕所知。言之無益。不足戒令勿洩也。既。山得其船。便扶
 向路。處處誌之。為再。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

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此境原非南陽劉子驥

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高尚者壽命不繼

俗史。後遂無問津者。連欲往之人亦無果不足為外

蔭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南山。夏黃公綺里季與

隱商山。號曰伊人。亦云逝。先世避秦。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

來此絕障。相命肆農耕。日人從所勸。往來桑竹垂餘蔭

枝粟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良田桑竹之屬。○

殺荒路。暖交通。雞犬互鳴吠。暖。暖。暖。深。遠。也。○

古法衣裳無新製。男女衣著。童孺縱行歌。班白歡遊詣。黃

垂髻怡然。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
然自樂。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補此四句見避秦以後歲月皆如此。過唐人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又云。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皆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游詣一行歌。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漁人所入。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緣向
得路。借問遊方士。游方之謂。淵塵囂外。不足為。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本無路可尋。以吾契二字作結。則淵明有避世之志。託言可知。
唐舒元興桃源譜記。謂武陵之源。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似漁人所遇。實有其處矣。愚以為元亮生於晉宋之間。遐思治世。不欲作三代以下人物。為此寓言。寄興猶

王績之醉鄉。不必實有是鄉。白玉蟾之寂光國。不必實有是國也。且其中皆見道之言。其曰桃花夾岸。非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乎。其曰山口髣髴有光。非所謂性之初見。圓陀陀光燦燦乎。其曰童叟怡然自樂。非所謂遊心於物之初至美至樂乎。其曰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非所謂道無始無終無古無今乎。其曰不足為外人道。非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乎。始得之無心。終述於有意。非所謂赤水玄珠。象罔得之。離朱不得乎。余記題桃源佳圖。謂得滿江紅一闕。其詞云。人世塵囂。那里有桃源佳

境若現在武陵地面何述前徑本是漁郎尋鹿夢因教
太守詢人非古今來疑隱又疑仙徒爭競前爲記詞華
勝茲爲照丹青並似蜃樓蛟室幻成奇景但欲遊心方
外趣不妨寓目空中影况浮生萬事假和真難拘定讀
者當得之章句之外可矣西仲

與子儼等疏

陶淵明

告儼、俟、佚、佟

五子名

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

免

單言

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

謂之四友見孔叢子張

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

無外請故耶

上文本因病而念及生死遂謂勢引子夏之言

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

破壞也

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

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

而奔走四方原非得已但自揣無應時本領恐不免禍故必遜跡人間

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

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

漢王霸字孺仲有高節見故人子容服甚光慙其子

蓬髮歷齒其妻曰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子乎陶公感其言之
當理自告無衣遮寒昔以敗絮自擁何慙兒子饑寒此既為
歸隱後之一事可自遣矣但恨鄰靡二仲蔣詡還杜陵舍中有三徑不出
之二室無萊婦老萊子欲應楚聘其抱茲苦心良獨內愧不
仲以兒子之饑寒為慙然外不見親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
於友內不見諒於室未免自慙耳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
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已上
貴在天句發窮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疎
達不可妄求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眇渺同老至而追病患以來漸就衰損
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已上應死生有命句發盡

天永無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
外請意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非一時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
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邊遂能以敗為成因
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言死後以子幼貧勞為念但能同心協力亦可自立
四海皆兄弟句因上引子夏之言連類及之顧川韓元長名
以敗為成因喪立功皆自貧勞中得力也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
稚春名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舉善
弟者二人命其以此為法則可自慰此外無庸多囑

林西仲曰：與子一疏，乃陶公畢生實錄。全副學問也。窮達壽夭，既一眼覷破，則觸處任真，無非天機流行。末以善處兄弟勸勉，亦其至情不容已處。讀之，惟見真氣盤旋紙上，不可作文字觀。余雅有琴書之癖，四十解組，閉戶建溪，每誦是篇，語語如意。中所欲出，迥然相遇於寂寥間。但玩篇中所云：鄰靡二仲，室無萊婦。四語俗眼千古相同。古今多少高人，止為此關打熬，不過墮落宦海魔障，然後知真隱之難言。陶公內愧二字，不肯作欺人語也。如此。

祭古冢文

選

謝惠連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甄鏡。冢之以

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棺題曰和，名字不明。器之

屬林石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存者不盡，認得刻

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振撥

之，應手灰滅。南人以手觸物曰張。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

水中有甘解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存而認得

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世代遠近不可考。層層叙

鬼穢塵土之氣侵人，鼻端真化工之筆。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

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漢君云耳無名字之元

嘉七年七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

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漢君之靈奈總徒旅版

築是司窮泉爲漸聚壤成基自叙掘壘土一柳既啓雙棺在

茲捨春懷陰縱鍾鍾見家勿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糜腐

俎豆傾低家中盤或梅李盜或醢醢傳餘節瓜表遺犀中

存者已上追惟夫子生自何代世代曜質幾年生前潛靈幾

載後爲壽爲天寧顯靈旃銘誌湮滅姓氏不傳今誰子後曩

誰子先不知其子功名美惡如何蔑然不知其事蹟已百

堵皆作十仞斯齊嘯不可轉漸不可迴作城爲重必不能黃

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偏增哀黃腸以柏木黃心致

室也題題湊也俱出霍光射聲垂仁東漢曹褒爲射聲校尉

傳棺既被發暴露可哀射聲垂仁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二公

廣漢流渥東漢陳寵爲廣漢太守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二公

仰羨古風爲君改卜輪移北隍窀穸東麓自城北安曠卽新

營棺仍舊木易棺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

魂還他二棺數日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髮鬢欲我犧樽

點明豚酒數日嗚呼哀哉四句叙致祭林西仲曰古家與已無涉况不知其名字世代有何關情

祭古二 郭郭齋

最難落筆。但念以作城掘壘之故。致毀古人兆域。則毀之自我安得。不謀所以全之者。是不關情之關情。改理致祭。皆誼不容辭矣。前段叙事處。逐一摹寫。這宵入神祭文中。將世代名字不可考慮。痛為洗發。憑弔歎歎。餘音動人。且行文整雅。工練字字作金石聲。謝康樂池塘春草之夢。遂得佳句。果然名下無虛。

北山移文

孔稚圭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鍾山即北山也。草堂即山中高士隱居之處。英靈皆言其神也。點北山驪煙驛路。勒移山庭。

驪煙驛路。勒移山庭。環山之內。如下文所云也。點移文於

夫以耿介拔俗之標。

節。蕭洒出塵之想。存心度比。白雪以方

潔。

最清于也。青雲而直上。最吾方知之矣。此方可引為知己。頭

高隱不知有人間世。無參差反覆者也。

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

不盼。屣萬乘其如脫。

亭亭高聳貌。皎皎潔白貌。芥草也。盼顧也。屣草屨言視于金萬乘如草芥

脫屣也。心不染。

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於伊洛之間。值薪歌

於延瀨。

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此終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

古文

卷之十 北山移文

郭郭齋

乎而為哀也遂為歌固亦有焉知已中亦所不廢。此雖
二章而去。後不驢
動不失其豈其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墨子之悲慟朱公
為隱者之哭參差不一也反覆不定也墨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素
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士無一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
定之志不能免二人之悲哭何其謬哉謬誑也此等隱
世一至于此則非我族類矣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
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生尚子平也仲氏仲長統也范曄
和好通老易仲長統性儼默語無常勿州郡命名輒稱
疾不就言無此二人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人賞樂。
承上起下世有周子周顒字彥倫汝南人。偽俗之士偽
感慨情深世有周子周顒字彥倫汝南人。偽俗之士偽

俗中之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玄謂莊老之道然而學遁東
魯習隱南郭東魯謂顏回也魯君問顏回得道人也使人
若密之使者反密之復求之則不得矣南郭謂南郭子
綦也隱凡而坐仰天喀然似喪其偶言罷無才性無學習
此二人之竊吹草堂濫中北岳竊盜也吹借用吹竿之吹
隱遁也南郭先生不竿者而次三百人之中以吹竿食祿齊王
後王曰寡人如手欲一吹之南郭乃逃濫僭也庶人冠
日中隱者戴之北岳即北山也言顒盜居草堂僭服幅巾
點由周子隱北山行徑與起手鍾山草堂二句相應
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纓
繫也好爵謂人爵也所謂乍迴迹而心其始至也顯始至
樂者已上總寫以下分作兩截寫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排推也拉折也巢父
古文 卷之十一 五 北山後文二 郭郭齋

氏家風情張曰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
諸子也風情張曰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
游張大也故歎之其不游故怨之談空空於釋部覈
玄玄於道流顯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
玄之又玄也道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務光夏時人湯
流謂老子也光光不受而逃涓子齊人也好餌木隱於石及其鳴騶入
山此寫何名江皋之狀應上先貞二字
谷鶴書赴隴鳴騶載詔書車馬也鶴書即詔書在漢謂形
馳鯁散志變神動初心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袂袂製
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袂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
製荷衣隱者之服言製袂荷以為衣風雲懷其帶憤石泉
互文也今皆焚裂之抗舉也走動也

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

悽愴憤咽皆怨

無情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應詔出山把平
至其紐金章綰黑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出為

令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紐繫也綰貫也金章銅

章飾也跨越也管州之城為屬城縣大率百里言越眾城
而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浙右所理

邑近海而在道帙長擯法筵久埤敲扑誼囂犯其慮牒訴

倥傯裝其懷帙書衣也擯棄也法筵講席也埤藏也敲扑

貌言道書講席永棄埋而聽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綱
也釋部道流俱用不著矣

綴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琴歌酒賦皆逸人之務今已斷
絕無續也綱綴親近也結課考

第也紛紜衆多貌。所談者。龍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非空空所覈者非佞佞矣。漢張厥趙廣漢俱爲京兆尹

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有名望魯恭中茂威善爲令

龍架謂包舉也。三輔謂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希蹤希傲。賢豪蹤跡也。牧九州牧長馳聲謂皆得聞其聲名也。巢父許由務光涓子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益不以爲意矣。

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言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玩

松陰零落白雲無與爲偶。礪水礪也。摧絕破壞也。荒涼無穢也。延佇遠望也。言不復更歸徒爲延望也。鍾山巾已空無。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極。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人矣。

今曉猿驚。颺風也寫此也。極杜也。蕙香草。山人其以爲快。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草堂中亦

虛無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綈塵纓。投簪謂疏廣也。主矣。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綈塵纓。投簪也。漢疏廣

棄官而歸東海陶人佩蘭後云解蘭綈繫也。塵纓世事也。言前此周子之來在山阿以爲可以長作伴侶不圖今日依舊寂寥無有能賞之者。昔人聞有辭官入山今人反欲辭山入官豈不可怪。

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諷誚。幾之慨遊子之我歎悲無

人以赴弔。南嶽謂南山也。嘲調也。隴亦山也。騰起也。攢簇聚也。疎上也。諷譏也。言皆譏笑此山初容此人

也遊子謂願也。弔問也。言山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爲願所欺而無人來問也。

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羅女蘿松栢風月所以滋松栢之美。今既無人故遣罷也。西山謂首陽山。逸議隱逸之議也。臯澤也。素謁謂以情素相告也。馳騁宣布也。謂宣布於人使盡知之也。

以上言其遺羞山靈所以醜之也。今乃促裝下邑。浪。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局。下邑謂海鹽也。浪鼓也。棧楫也。上京

建康也言海鹽秩滿催促行裝駕舟赴京以遷官也魏闕
朝廷也扁山門也言顯情實存朝廷而又欲假跡再遊北
山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瓊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
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芳杜薜荔皆香草躅踪跡也淥水清也言豈可使芳草懷愧恥
以相見蕙草之路汙淥池我洗耳之池也宜屆岫幌掩雲關斂
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山窓也雲關謂以雲爲關鍵也斂藏霧湍使無見聞也來轅妄轡謂顯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當截斷杜絕之
所以移山庭之意如此已上於是叢條臙膽登穎怒魄
言不許其再至所以絕之也
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山中樹木手起而請迴俗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臙膽怒而擊
士駕爲君謝逋客折顯之車輪掃去其迹也

靈言俗士逋客謂顯也謝絕逋逃也此山庭得文而願併力因答所移之詞

此以賦體爲文者也按舊註鍾山在北郡其先周顯隱

於此後應詔出爲海鹽令欲却適此山故孔德璋假山靈移文之詞不許其再至所以深刺其輕出也中間寫

以上東坡注

出周子趨名嗜利一段熱腸可賤可恥能令天下處士
借終南爲捷徑者無所施其面目看來層層段落却是一
氣呵成但因其詞華過於典贍讀者祇賞心其語句反不
得篇中照應安頓之妙故爲之逐段分疏凡讀六朝唐初之
文若得此法無不迎刃而解也

一頁西文且曰... 昔絲南爲封豨皆無以蔽其面目音來聲聲如若此景
出周千變谷音味一烈然則西列何須論今天不盡士
靈絲文之隨不情其再至也以致陳其理出此中間意
以此對熟語出爲誠證合於此處此山此北港其出周則
此以知豈爲文首也此對豈豈輪山此北港其出周則
此山或豈文而陳其心固各有所出也
靈言於士盡其理則此山此北港其出周則

與兄子秀書

陳 暄

且見汝書與孝典。名陳吾飲酒過差。指下文墮馬陷也之失。

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國。字季舒。亦稱耽。嗜書見張。

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

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

笑吾所志邪。願以飲酒終其身。已。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

宣子不聞斯言。叔姪同志縱飲。司。王湛能立言巧騎。武子呼。

爲癡叔。晉王湛有隱德。兄子濟以爲癡。及聞其談易妙理。且。

叔殊不癡。試以不能騎之馬而湛回策如縈方歎服。武帝問濟。

叔殊不癡。○叔姪不同志。何陳留之風不嗣。二阮陳。太原之。

古文所義 卷之十 卅九 兄子一 郭郭齊

氣歸然王湛太翻成可惟惟叔姪不同志故反以所行常事
過差吾既寔莫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貧同類名未
之故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無以汝以飲酒為非吾
不以飲酒為過言不得不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
為少東晉周顗言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東漢
言飲亦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韋
不必較量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漢
口析薪為廝炊烹為養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蓋寬饒
賤者之稱所以自謂也公自言我吾嘗嘗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言酒
是酒狂差自知必故江諮議有言官名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
不能免

不可一日而不備不備恐不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
不醉不醉恐不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言不可以酒後有
醉以傷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編布朝野自
已志言焦棟焦棟懼也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本不吾生
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
意豈避南征之不復即陷池而死如昭賈誼之慟哭者哉墮
馬而死如長沙王可也言立志飲酒死何水曹眼不識孟
後且欲以酒成名因酒致死何足畏乎
鑄水曹官名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我同日而醉
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以已之醉猶愈於常速營

精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仍以秀不應與人書結之

林西仲曰飲酒何待立志按東南王氣至陳而盡一時君臣皆燕雀處堂有識者借醉鄉之意有託而逃自是上著起手述生平所好之篤且以貧賤自遣為詞方不露跡中反層層發飲酒三昧雖知有過差必不能戒言其若將終身死生以之所謂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未云陳故酒徒意謂生者必不能為陳之臣子何水曹雖醒却是醉已雖醉却是醒可及不可及全在此處分別當於言外得之其行文輕鬆趣水真六朝中巨手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

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平提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

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

可而況於明哲乎又平提人君當神器帝之重居域中之

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所以為斯

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以正意倒入還他兩

之要虛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元首君也善始者實繁克終

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

得志則縱情以傲物。湯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董督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人心之總，怨不在大，出康可畏，惟人字出君。載舟覆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所宜深慎。離板可待人。君無以保其位，安得不懼。已上言守成之君，誠能見可易於失人心，以取敗，蓋由於不知畏懼而思平。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老子曰：知足不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老子曰：知止不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易曰：謙謙而不自牧，則高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老子曰：江海所以為而不盈，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易曰：王用三驅，憂懈怠而不溢。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則無盤遊之樂，憂懈怠。

則思慎始而敬終。書曰：慎終于始，慮維蔽。則思虛心以納下。人得盡言，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難干以私，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賞非私愛，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非私惡，十思皆積其德義之實。總此十思，弘茲九得，思則得之，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待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如胡越之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勞而久安，此守成之法也。此魏公貞觀十一年之疏，以思字作骨，意謂人君敢於縱情傲物，不積德義，以致失人心者，皆坐未之思耳。思。

曰睿睿作聖。故有十思之目。若約言之。總一居安思危而已。十三年五月。復有十漸不克終之疏。非魏公不敢為此言。非太宗亦不能納而用之。千古君臣。令人神往。文雖平實。當與三代謨訓並垂。原不待以奇幻見長也。

西仲

滕王閣序

王勃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唐文歸南昌作豫章。按廣輿記。漢曰豫章。晉曰江州。隋唐曰洪州。南唐曰

南昌。則子安作序時。尚未有南昌之號也。從豫章為確。就建閣之地說起。

星分翼軫。地接衡

廬。

廬山。縣廬。二宿名。衡。即南嶽也。在湖廣衡州府。西北。襟三江而

帶五湖。

控蠻荆而引甌越。

州。青草湖。在岳州。丹陽湖。在潤州。洞湖。在蘇州。鄱陽湖。在饒州。此據

庭湖在鄂州。

此據其中。如帶之。東。馬。控蠻荆而引甌越。本南

接引之。

四句言洪州分野。形勢之廣遠。此則

物華天寶。

光華。

乃龍光射斗牛之墟。龍文光彩射斗牛之間。雷煥得

天之寶。

龍光射斗牛之墟。龍文光彩射斗牛之間。雷煥得

錯不知。

斗為南昌分野。翼軫乃借楚界形其遠耳。立言本

自不同也。人傑地靈。人之英傑。徐孺下陳蕃之榻。徐孺字稚

術處物之奇。人傑地靈。由地之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徐孺字稚

子洪州高士也。陳蕃為豫章太守。雄州霧列。連接大俊彩

特設一榻以待之。本處人之奇。臺亭臺。皇城下。以首据物

星馳。往來多君。臺隍枕彝夏之交。曰枕夷。謂正南荆楚之地

憂謂東南揚州之域。賓主盡東南之美。多名流。已上

根雄州句。言地處勝區。都督閻公之雅望。榮戟遙臨。時閻伯嶼

敘洪州鍾靈接跡。向為人物所聚。即都督也。榮戟。字文新州之懿範。檐帷暫駐。字文新州牧

有衣之戟。主。宇文新州之懿範。檐帷暫駐。字文新州牧

於此。檐帷蓋坐車馬者。蔽前日檐。十旬休暇。公字來賓

任旁。日帳暫駐於此。而宴飲。十旬休暇。公字來賓

交驩多日。言虛照鄰亦有明珠愛客。置芳酒。勝友如雲。子

十旬之句。疑唐人常用字。面舊註次安。勝友如雲。子

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喻才華也。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

襄三子年周成德觀堂
使殿王詹李之子作王
子何知

喻節。王將軍之武庫。疑當日會中勝友高朋有孟王二

敘出耳。坊本皆無註。近有以孟嘉王。家君作宰。路出名區。

敦會官於此。借喻座客甚涉穿鑿。童子何知。躬逢勝饌。童子訪自

本皆作福疇。乃字之誤。童子何知。躬逢勝饌。童子訪自

言閻公致客之多。併已預會之由。時維九月。序屬三秋。

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叙九月儼驂騑于上

路。儼望也。借客同赴。訪風景于崇阿。崇阿高陵也。臨帝

子之長洲。帝子謂滕王也。臨至其。得仙人之舊館。仙人舊

王閣也得登其上。到閣之基矣。得仙人之舊館。仙人舊

已上叙九月同會到閣之涉歷。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閣

當山但見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閣

巴上出於重重霄漢之上。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閣之映

庚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落花与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袁隨筆

莫定影若流丹下臨。鶴汀鳬渚窮島嶼之繁迴。江上無地之處。鶴汀鳬渚。窮島嶼之繁迴。地渚小洲。
也。海中山曰島。山在水曰嶼。鶴聚於江。鳬宿於渚。桂殿蘭
宮。列岡巒之體勢。江神祠宇。以桂為殿。庭以蘭為宮。闕前
已上叙閣在山水之間。極其壯觀。披繡闥。俯雕甍。披。開也。門屏曰闥。屋棟
屋。山原曠其盈視。見山川澤。其駭矚。甚也。見水之奇。
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閭閻。里中門也。撲地。謂排列於
盈視中又見。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舸。大船。艦。戰艦。迷。塞水津。皆彩畫青
宮室之大。黃龍於船軸之上。駭矚中又見舸。虹。銷雨霽。彩徹雲
揖之太。已上寫閣外所見之實景。虹。銷雨霽。彩徹雲
衡虹氣已銷。雨開新霽。而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落霞白。夫而下。孤鶩自下而土。故曰齊飛。秋水碧而

服。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彭。彭蠡湖也。衡陽。衡山之南。有回雁峰。雁不過此。漁唱不到

彭蠡不窮。雁聲不到。衡陽不斷。總形容其極多耳。此月

言閣外當遙吟俯暢。逸興遄飛。遄。速也。情

風生。凡孔竅機括。皆曰籟。秋晚之爽氣。發於萬籟。載歌凝

而白雲遏。而白雲為之過。雷。侍宴歌聲之妙。睢園綠竹

氣凌彭澤之樽。彭澤。今常置酒。名客此美座中之有德而

善飲。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鄴。曹魏所興之地。曹植詩

士義之善書。嘗為臨川內史。四美具。良長美景。二難手主

此美座中之有文而善書者。四美具。賞心樂事。二難手主

古文斤長羊解 卷之十 滕王閣三 墨 郭郭齋

嘉賓。○凡遊宴所當有者。茲會中無不全。○窮睇眄於中
已上寫在閣之會。歌飲文詞諸樂無所不備。窮睇眄於中
天睇小視眄。邪視窮極觀覽。於極娛遊於暇日。極盡娛樂
暇之日。○起天高地迴。覺宇宙之無窮。迴寥遠也。○承窮
興盡悲來。句。識盈虛之有數。承極娛遊來。望長安於日下。指
吳會於雲閒。望天子長安之處。於日下。地勢極而南溟深
天柱高而北辰遠。西北柱高於北。而北辰亦遠。○四句申
明天高地。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
之客。失路喻不得志也。萍生水上。隨風懷帝闕而不見。
之客。漂流故人。稱邂逅相遇。曰萍水相逢。懷帝闕而不見。
羣宣室以何年。懷思君門而不可得見。欲如賈誼奉宣室
之問。不知又在何年。○六句申明興盡悲。

乘二句意。○已上敘樂極之後感慨係之以起下文正意
蓋當日會中多人除閻公宇文之外。必有懷才不遇與已
相同者。前既贊閻公宇文及孟學士王將軍矣。而此等入
必不可遺。但苦無處安頓。故趁筆總叙入感慨之內。而置
之巧千載而下。無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
一知者誠可嘆也。漢人白首為郎。文帝輦過郎署。與論將
帥。拜為車騎都尉。武帝時不能官矣。李廣難封。武帝時
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為飛虎將軍。以數奇不。屈賈誼於
得封侯。○人莫不自負有才而才不可恃。如此。屈賈誼於
長沙。非無聖主。絳灌屈賈誼。謫為長沙王。竄梁鴻於海曲。
豈乏明時。○人莫不願逢盛世。以北海豈無魏武帝之明時。
不可恃如此。○已上根懷帝闕二句正見。所賴君子安貧。
時命不猶處。所謂興盡之悲。即悲此耳。所賴君子安貧。
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

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廣州有水。謂之貪泉。吳隱之詩。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身當困窮。如魚處涸轍之內。而猶懼悅。吾輩當安時命。不以處汙下空乏而挫其志。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日出處。桑榆。謂晚也。漢光武勞心志。北海雖賒。扶搖可接。馮異詔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孟嘗。字伯周。漢順帝時。為合浦太守。性行高潔。不見陞。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晉阮籍率意獨駕。車跡所窮。輒痛哭而學也。已上為在會不得志之客。慰藉之詞。言士當處困時。愈宜立志。以待將來之遇。合雖撫景而悲。還當自壯。上段由壯轉入悲。此段由悲挽到壯。筆如轉環。奇妙。至此。徐父認作自叙之語。則下文如何接得去。勃三尺

微命一介書生。方說到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曲禮二冠。南越與漢和親。終軍年二十餘。自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勃謂無路。請纓於朝。止終軍弱冠之年。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漢班超嘗為人書記。意不屑投筆。父問所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後果為將軍。承上文自敘不遇而志不衰。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且地下百年之富。非謝家之寶樹。叔父為所器。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欲使其佳。接孟氏之芳隣。孟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庭階耳。接孟氏之芳隣。三遷為子擇隣。原非人家。賢子弟而得與諸賓客相接。他日趨庭叨陪鯉對。異口到受父教。叨陪孔。今晨捧袂。喜托龍門。漢李膺以聲名自高。為登龍門。勃謂今日。擢衣袂而進。喜。楊意不逢。撫凌雲而托姓名於閣公之門。亦若龍門也。楊意不逢。撫凌雲而

古文所義詳解
卷之十
滕王閣五
郭郭齋

自惜。楊得意曾薦司馬相如後相如遂顯言不逢鍾期。
既遇奏流水以何慚。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洋
所為文又何愧焉。此段自敘以省父為嗚呼勝地不常
過客得與鍾陵之會不敢辭作序之意。
盛筵難再蘭亭已矣。蘭亭王羲之宴集梓澤丘墟。梓澤石
園今已荒廢。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饒登高作賦是所望
而為丘墟。於羣公名勝聚會原非易事歲月遞遷埋沒可虞我既承
於羣公。恩而有臨別之詞則作賦以傳不朽實羣公事耳
勃居末座不辭撰序恐涉於僭故敢竭鄙誠恭疏短
作此句為同會諸公之地詞意甚密。
結作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賦詩也。起作詩
序。
滕王高閣臨江渚。言閣聳佩玉鳴鑾罷歌舞。當年歌舞今

未書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歌舞雖罷然此閣
受。繞映帶朝夕之景閒雲潭影日悠悠。雲日映于深潭物換
甚佳不為少減也。移此閣至今凡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
星移幾度秋。物象之改換星宿之推
外長江空自流。此詩中補出用古意
此篇三尺童子無有不讀或以為涉於賦體且病其鋪

叙無倫自叙太多皆由於未嘗細讀故也。賦雖以描寫
景物為工若空空一閣別無景物何貴登臨序中豈可
遺却但以用韻不用韻為辨則非賦體可知矣。至所謂
鋪叙無倫尤為可笑余細讀之見其初以南昌名勝從

天引起地。從地引起人。又從人分出賓主。此起手鋪叙之倫也。因就賓主句。落下閨公兼點宇文。併許多佳客。與已爲會之時。及所會之地。此入題鋪叙之倫也。到閣之後。先寫閣居山水之間。增山水之勝。開閣而眺。再寫閣外所見之實景。及當秋之奇景。此形容鋪叙之倫也。逸興既發。或聞風聲。或聆歌聲。或偕德星飲酒。或見文士臨池。凡遊宴中所當有而不能備有者。皆無不有。誠可爲樂。此序事鋪叙之倫也。遊樂已極。由壯生悲。人情當然。窮旅尤甚。以爲在會諸客中。必有不能忘情於不

遇。與已相等者。此感慨鋪叙之倫也。未以時命自安。盡器待時之意。爲在會不得志諸君子慰藉。再自叙同此淪落而壯志不衰。今因省父途中。得遇嘉會。雖平日之詞章。見誦於君上。而得伸於知己。亦爲可幸。此收束鋪叙之倫也。復把盛衰不常之理。以感慨發作餘波。併繫以詩寓吊古之意。此結尾鋪叙之倫也。其中布置之巧。步步銜接。步步脫卸。皆有開闔相因之妙。詹父不知篇中脈絡。且以關山難越以下。俱錯認作自嘆之詞。所以有鋪叙無倫。自叙太多之評耳。西仲

為徐敬業討武嬰檄

駱賓王

偽臨朝

坊本作偽周誤

武氏者

則天名嬰姓武氏文水人士護女太宗召為才人賜號武媚高宗為

太子入侍悅之

太宗崩武氏乃削髮為比丘尼高宗即位

引納后宮武氏降體事王皇后后數稱譽于帝進為昭儀

武氏友諧王皇后帝遂廢之而立武氏為皇后每視朝殿

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怒斷雖甚愛

不惜也帝晚年病風天下事一付后帝崩中宗即位武氏

臨朝嗣聖元年后廢中宗為廬陵王而立睿宗諸武擅命

誅戮唐于孫天下憤之敬業等乘性非和順本性地實寒

人怨謀起兵以匡復廬陵主為辭

微出身

昔充太宗下陳

謂為才人下陳下列也

曾以更衣入侍

嘗以

之便得幸侍

泊乎晚節

穢亂春宮

洎及也晚節晚年也穢亂言其淫也春宮東宮

太宗十三年

潛隱先帝之私

削髮為尼掩其為才人之跡也潛隱二字為高宗出脫此臣子立言之體也

也

陰圖後房之壁

王后勸帝納之後宮。以言武氏入宮之不正。

入門見嫉蛾者

不肯讓人掩袖

工讒狐媚偏能惑主。由王后進即誣害王。

能惑高

宗之聽

踐元后於翬翟。不犯分婦德所宜。故后之車服皆。

畫翬翟之形

王皇后

陷吾君於聚麀

共也。獸之牡者曰麀。

廢武氏踐元后之位

曲禮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陷字妙。

加以虺蜴為

心毒豺狼成性

殘近狎邪僻殘害忠良。

敬宗等忠良指諸。

遂良長孫

殺姊屠兄弑君鳩母

無考舉以甚其罪耳。鳩母。

鳥以其毛溼酒

人神之所同嫉

天地之所不容

猶復包藏

禍心窺竊神器

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

委之以重任

中宗君之愛子廢為廬陵王而幽之於別所。

諸武用事悉委之以重任。以上數武氏垂。

罪

嗚呼霍子孟之不作

朱虛侯之已亡

朱虛侯劉章也。誅諸呂以安。

驚悸皇孫知漢祚之將盡

霍子孟霍光也。

劉二句隱然譏責諸臣。

龍蔡帝后識夏庭之遽衰

龍蔡帝后。

帝后趙飛燕於後宮有子者。

龍蔡帝后。

識夏庭之遽衰。

皆殺之。比之飛燕禍漢。

所吐涎沫也。夏后藏龍蔡於檀傳及殷周莫敢發之。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漿流於庭化為玄龍入王後宮後宮之童。

妾既亂遭之而生子懼而棄之於路賣鬻孤箕服者收以。

齊褒褒人有罪入所棄女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嬖。

之遂至亡國是周之衰亂於夏庭而已伏之矣。比敬業。

之褒姒覆周。以上言朝內無人主持唐室將傾。

皇唐舊臣公侯冢子

敬業唐大功臣徐世勣

應豕子句。

荷本朝之厚恩

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

微子過殷故墟悲殷之亡作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王

麥秀之歌一云箕子所作堂云哀安以主少外戚好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

權言國家事每鳴暗流涕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上言敬業

南連百越北盡三河聯絡之廣鐵騎成羣馬之玉軸相接申之

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糧之江浦黃旗班馬之聲動而功何遠

兵之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冲而南斗平凛然若北風起

懸劍之氣冲而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懷德

氣叱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以上自

發怒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述軍容

之公等或居漢地姓或叶周親同姓或膺重寄於話言分封

或受顧命於宣室受託於朝二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二

杯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託一掬曰杯上指墳墓也士未

指中宗言已上言內外諸臣俱應從匡復倘能轉禍為福轉附武之禍送往

事居指盧陵共立勤王之勲無廢大君之命即顧凡諸

爵賞同指山河復有功必賞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

持兩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禹致羣臣於會稽

之見已上言違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結言

已者有罪必誅天下必歸唐室如有不信請坐看之

敬業起兵在垂拱二年越五年改為天授元年方稱國

敬業起兵在垂拱二年越五年改為天授元年方稱國

敬業起兵在垂拱二年越五年改為天授元年方稱國

敬業起兵在垂拱二年越五年改為天授元年方稱國

敬業起兵在垂拱二年越五年改為天授元年方稱國

敬業起兵在垂拱二年越五年改為天授元年方稱國

敬業起兵在垂拱二年越五年改為天授元年方稱國

敬業起兵在垂拱二年越五年改為天授元年方稱國

敬業起兵在垂拱二年越五年改為天授元年方稱國

敬業起兵在垂拱二年越五年改為天授元年方稱國

敬業起兵在垂拱二年越五年改為天授元年方稱國

敬業起兵在垂拱二年越五年改為天授元年方稱國

敬業起兵在垂拱二年越五年改為天授元年方稱國

號爲周則坊本載僞周誤也。余考唐史及駱丞集俱載僞臨朝應從之。此篇鋪叙處段落分明，纍如貫珠，初數武氏之罪，自爲才人至垂簾，層層指出，因歎中外無仗義者，然後見此番起兵，匡復有誼，不容辭處，隨將兵威之盛，鋪張一番，以鼓舞人心，復以大義動之，賞罰驅之，皆檄文不可少者。前段讀者多誤，以後事爲解，故按年釋之。
西仲

檄告西楚霸王文

狄仁傑

唐垂拱四年

武后臨朝年號

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

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氣不可以力爭。應

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

虛起大意

自相龍御，字橫

墜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邱作禍於前，望夷

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

水。

秦既亡而民必思所歸往

赫矣！皇漢受命玄宮，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

之欽運，脩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

漢受天命

理當臣服

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

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鑒。豈不惜哉。不應天而背時。究不固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濫膺。祀典乎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韓銷盡。羽帳隨烟。君宜速遷。勿爲人患。
焚祠之時。不機到如律令。當肆其傷害。
林西仲曰。淫祠盡燬。僅存大禹。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膽識高絕。時武氏尚未改唐爲周。檄中謬假力爭。及殷鑒等語。隱隱有班彪王命論之意。不但使重瞳公聞而氣沮也。

進關羊表

張說

臣聞勇士冠雞

千路雞冠取其善闘

武夫戴鵓

漢虎賁用鵓尾飾冠取其闘死不止推情

舉類獲此關羊

亦以雞鵓二意取之點關羊

遠生越萬

處山高

蓄情剛決敵

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

已上言關羊之可貴

伏惟陛下

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

欲得將神

鳥無遁材獸不藏伎

求而未必應雖異類亦不肯自棄於時已上言關羊所以見獲

如蒙劾奇靈固角力天塲

御苑卻鼓怒以作氣

先退蓄

前踟躕以奮擊

繼進有九

跌宕奔雲之

交觸

疾也

碎如轉石之相叩

叩有聲

裂骨賭勝濺血爭雄

敢毅見而衝冠擊狼聞而擊節

能使勇士武夫咸知自奮

冀將少助明主

市駿骨式怒蛙之意也

郭說謂燕昭王曰千里馬死而買其骨期年得千里馬者三韓非子曰楚

王伐吳欲人輕死見怒蛙而式之取其有氣已上言進則羊之意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苦闕

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如此則羊可以

上言既進之後勸闕臣緣損足未堪履地不能謹遣男駙馬

都尉均謹詣金闕陳進輕冒宸嚴伏深戰越表之大

林西仲曰關羊何關重輕最難措筆拏定可屬將士一意

則獻之者非為違勅進奉受之者亦非為寶貴異物多少

冠冕末段解開數語恐羊久闕立死不能常供苑囿之玩

碍難自言而借羊言為詞實匠心經營以為滑稽誤矣

山中與裴秀才廋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

景猶

故山殊可過

即峴川也以寒氣較

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

本欲邀與同往恐以輒便往山中

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

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

所見中深巷寒

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

此時獨坐僅

僕靜默多思曩日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

因所見所聞

得故思昔日同

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條出水白

鷗矯翼露濕青臯麥隴朝雉鳴也

斯之不遠倘能從我遊乎

預想春中無限景致。非子天機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以訂其異日同生。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言所以邀裴之外無可與語也。

林西仲曰。按王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三十餘載。是其天機清妙。有得於山水深趣者。輞川別墅乃畢生大受用處也。中有五城坳。華子岡。鹿柴。欽湖諸勝。曾與裴蜀州同遊。賦詩各二十絕句。此書乃相招之語耳。初言不敢相煩。繼則相思。終復相訂。計此中深趣。惟蜀州可以領略。則天機清妙。實難其人。可知書中寫景處。亦有詩畫之意。令讀者如身歷其境。尤圖愈疾。當不徒一秦太虛也。

雙白鷹贊

蘇頌

開元乙卯歲。東彝君長白肅脊扶餘。國而貢白鷹一雙。點出

來。其一重三斤有四兩。其一重三斤有二兩。伏下重信皆信

如練色。斑若綠章。積雪金映。飛花碎點。斑。伏下絳其所

謂金氣之英。瑤光之精。賦稟之貴。高髻偉臆。長距秀頸。伏下壯其體則用武

奮發而銳。堅剛則厲。摩天絕海。雷擊騰逝。伏下猛過觀其

行時令順秋殺。立秋鷹隼擊。指麾應捷。顧盼餘雄。當落膽之賞。有

獻楚文王。土鷹捕。蔑仇鵠之敵。葉庶咸云。于雀萬鵠與鵠為仇。威勢不敵。雖衆無益。為鷹

所擊。萬事皆失。實稀代之尤也。已上寫白鷹難得。皇上祗膺聖圖。欽

若王道方寶賢重穀尊儒食艾食艾即養老後宮撤綺繡前殿焚

珠玉與王侯卿士朝夕論思異無所貴輕衛公之好鶴左傳

公好鶴鶴奇無所珍同漢皇之卻馬漢文帝卻馬政豈務于馳

騁獵以存乎蒐狩未嘗合圍掩羣載羽灑血乃強不攫而猛

不噬矣已上叙朝廷不貴異物雖有鷹犬無所用其然以萬

方入貢懷其來也三年重譯嘉其至也意又不可卻故仁為

之心有仁則憂威為之力有威則重鷹之才能有德况此鳥

猛過于衆承勇重倍于凡承重禮于君則勸忠左傳見無禮

如鷹鷂之祭于祖則立敬祭鳥其體則用武官類武其

翼則成文類文彼寵而服之鵠也能果武臣服鵠尾猶榮而

戴之蟬也能潔侍中戴金蟬猶知平職命司寇左傳爽鳩氏

師惟尚父詩經鷹揚聞箴刺姦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

今鷹隼始擊常從天氣擇善為吏相虞曰善吏如使蓋選士

之是式匪從禽之足云此謂備于圖而儆在位者也此段言

以為用人之法不特為田獵之資微臣奉制敢稱贊曰

鷹之大者精明疎峻勁而橫絕雄則遠振錦衣素綵珠聯玉

潤往乃奮威將軍所徇此在位武官所儆鷹之次者勇銳光芒截海

而至乘風載揚絳以紅點文其綵章下韞必中惟吏之良此

位文官
所儼

林西仲曰白鷹不過一飛禽耳奉制作贊縱摹寫得十分
伎倆十分顏色終落小家是篇先把白鷹層層點綴過卽
將朝廷不貴異物之意斡旋一番再叙遠方人貢之誠且
有益於國家用人之法可以式儼在位大有關係其贊語
亦用文武兩意分貼是能於小題日中做出大文字者也
若夫用古前義絕不堆砌在唐文尤不易得

與韓荊州書

李 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

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韓朝宗當玄宗時爲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故

太白上書以白薦本不相識不得不借人言引起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

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飲三吐哺起以待士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

則聲價十倍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能下上而接引後進所以

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龍蟠鳳逸謂士之俊秀者皆欲奉謁

荆州收美名定聲價也令人景慕以此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

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卽其人焉秦園邯鄲趙使

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門下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
 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贊備員而行平原君曰
 夫賢士之處世也當如錐之處囊中其尖必見今先生處
 勝之門下左右未有所稱先生不能先自出毛遂曰臣乃
 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
 穎錐柄也言已在羣士中其傑出猶毛遂在三千客
 中者伏下文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也此段叙荊州平日
 士能得白隴西白隴西縣名屬陝西鞏昌府白字太
 楚漢十五好劍術偏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也抵
 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身雖小而皆王公大人許
 與氣義王公大人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此
 昔所懷安敢不盡告於荊州此段原上毛遂脫穎君侯
 句自叙平日所學及交遊意氣之盛所以異於他士君侯

制作作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
 願開張心願不以長揖見拒凡士人見公卿長揖必若接
 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桓溫北征
 玄倚馬作露布文手不輟筆俄成七紙絕今天下以君侯
 妙接見之後若肯親近尤可自展所長
 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司文章之命脈一經品題便
 作佳士龍門二句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自
 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言使已得見所長於荊州之前猶
 此段言荊州既為家望昔王子師東漢為豫州未下車
 所歸必不使已不能自見
 即辟也荀慈明即荀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即孔融一引
 古人接引後進

者山濤晉人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再引古
後進先代所美總言王子師山濤既稱美於前而君侯亦一薦巖協律入
為祕書郎此州州薦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
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此州州牧白每觀其銜恩
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
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効微軀他
指上文諸侯卿相國士謂州州才德獨步今時所謂國士
無雙也効微軀所以委身也此段言州州嘗接引後進
不異古人故願且人非堯舜安能盡善無全白謨猷籌畫
托門下以自効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正
安能自矜已所短

已恐雕蟲小技謂作詩賦之類不合大人不敢若賜觀賜覽請
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開軒繕寫呈上既以文自薦
獻其文先請給紙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青萍劍
筆書人何等身分宋之王名薛燭秦客善相劍下和善識玉故曰長價坊本
皆以青萍結綠為二劍名薛卞則無註解誤人至此真可
欺也此段言欲獻所幸推下流大開華飾唯君侯圖之
苦於荆州黃籍以表見到底無一語平乞意

文雖太白本色然相其落筆時胸中有勃然不可遏之
氣故語語皆占自己地步蘇稱其氣蓋天下能使高
力士脫鞬殿上可以此書決之也永王璘迫脅致有夜

郎之放朱晦翁謂詩人沒頭腦至此後世相沿皆以為
病論世尚友吾益服髯蘇其眼矣
西仲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

逆旅客舍也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言不

而浮生若夢為權幾何

言不

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詩古

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言

沉陽春名我以烟景大

塊假我以文章

大塊天地也

會桃李之芳園

點出

序天倫

之樂事

時園中桃李盛開太白與諸兄

羣季俊秀皆為惠

音洛

連羣季謂諸弟也謝靈運之

侯○謙言

幽賞未已高談轉清

言宴

開瓊筵以坐花飛羽

音洛

觴而醉月

觴而醉月

開瓊筵而坐於桃李之花中飛羽觴而醉于不

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石崇宴客於金谷園賦詩不成者罰三觴。末數語寫一觴。
大意謂人生短景。行樂猶恐不及。况值佳辰。豈容錯過。
寄情詩酒。所以為行樂之具也。青蓮全集。強半是此段襟懷。此副筆墨。若出他手。則錦心繡口。不可多得矣。

自陳訴表

郭子儀

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

言無福

素蒙國恩。猥廁朝列。

言進用之始已出於

徵倖此在

會天地震蕩。中原血戰。

安史之亂

臣北自靈武。冊先皇

帝。

靈武即平涼府。肅宗即位於此。

乃舉兵而南。大蒐於岐陽。

即鳳翔府。

先帝

憂勤宗社。

託臣以家國。俾副陛下。掃兩京之妖祲。

肅宗元年。以廣平王

倣為天下兵馬元帥。即代宗也。次年以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本年九月克復西京。十月克復東京。

陛下雄

圖不斷再造區宇。

上勞廣平王。俾郭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全歸功代宗。妙。

自後不

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內調鼎餼。

權兼將相。

是以常

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

二句絕上文。已上歷叙國恩深重。不得不以死報。

臣本

愚淺言多詆面。慮此招謗。上瀆冕旒。暗指魚朝恩陛下居高
聽卑。察臣不貳。皇天后土。察臣無私。幸朝廷不加罪。○加皇
挿入於此。伏以器忌滿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賢路。思
便覺無迹。○已上自陳所以當引退意。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
年前後百戰。寒下指靈武東西指往來二京自肅宗元年丙
七月。避吐蕃入寇。幸陝州。天寒劍折。滅血沾衣。野宿魂驚。飲
冰傷骨。跋涉艱阻。出沒死生。所仗惟天。以至今日。百戰中勞
許國家以死。其得全實出天幸。○分陛下曲垂惠獎。念及勤
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

功成子孫萬代之寶

此十年中褒嘉之詔當留之於家者

自靈武河北河南彭

原鄆坊河東鳳翔兩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勅書凡二十

卷昧死上進庶煩聽覽

此十年中名路用兵機宜之詔當留之於上者。○已上分別詔書之應留

應繳以便引退其實十年功績俱在其中只開開加庶煩聽覽四字不待自行表自此陳訴之妙用也

林西仲曰汾陽大功在唐古今無與倫比按史肅宗乾元

二年宦官魚朝恩短之於上名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爲朔

方節度使代宗寶應元年自河東入朝程元振忌譖之請

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則當日招謗其所不免細玩

此表有十年字樣當在單騎盟回紇擊吐蕃之後時元振

雖放歸里而朝恩方以神策軍居北軍之右實不能無功
高不賞之懼也若出他手不知如何矜張如何憤惋矣看
他前段歷叙知遇之隆故使已得効死力絕不言有功於
國中段自叙招謗之因但當守止定分絕不言謗忌之
非末段總叙十年中百戰危苦之狀轉入詔書當留當繼
以爲引退之地則其有功於國與謗忌者之非皆不待言
而自見此命意之高妙也僕固懷恩以六罪自訟表行文
未始不工卒以憤惋矜張功臣轉爲亂賊乃知能棄功名
者方能全功名非有盛德孰能與於此哉

請誅程元振疏

柳 伋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

太常博士

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

必死王事

所以爲志願者

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

遭艱危矣

將死之言

庶禪萬一

其言也善

特乞陛下少垂聽覽則甘就鼎鑊

或以觸犯忌諱受死

或爲權閹中傷皆所以死王事

且天生四靈皆習戰鬥輕走

易北

不以爲恥

獨有犬戎數萬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牧邠涇

代宗元年吐蕃入大震

曾不血刃直至城闕

吐蕃度便橋上不知所爲出幸

關盡取河西隴右之地

積粟可支

緇地數踰千里

吐蕃經歷甚遠隨地可禦

爲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爲陛下効一戰各攜率伍剽掠閭閻

汚辱宮闈燒焚陵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武臣於處不出力反肆其害則其離心可知自朝義東滅史朝義東走自緄回紇北歸討朝義而陛下以為智力所能神明所贊謀天助委權近貴官程元振等失意元勳郭子儀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廻慮朱雲折檻辛諫至使北捐汾浦西失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文臣當諫無一人言則其離心可知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京師內外百姓全無顧忌則其離心可知自九月二十八日開有警急十月一日下

詔徵兵至今凡四十日矣天下兵一人不至者何故此四省之心叛陛下也上徵諸道兵無一人動王則其離心可知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武百寮志皆離叛雖有朝恩戮力陝郡堅城陛下獨能長守社稷乎總數何今臣所言四者皆叛陛下以為虛耶實耶再若以為實陛下以今日之事為安耶危耶三若以為危陛下豈得高枕而臥不決大計四臣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去病常病授藥若不常病療之無益喻當審致叛之因陛下知今日之病何因至此臣實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練士卒疎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開將相以

至於此惟其皆恨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即請

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首惡必誅使人知而共快盡出內使配隸諸州餘黨

應以朝恩勳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廻付漢官有功者

竄罪必奪其兵權已使朝臣百僚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

上示不復委任宜官然後天下明詔削去尊號不稱朕引過歸已

文武示不復疎遠賢良然後天下明詔削去尊號不稱朕引過歸已

深自刻責如下文詔誓與下寮將相率德勵行後宮嬪妃且

移別院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移從幸之嬪妃所以致其憂

不復有離間將相者下詔云若天下黜臣知予自新許予改過即召莫

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為舊惡未悛修身有闕則帝王大器敢

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言下詔徵兵詞應如此其兵之至不

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斬程元振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

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民心既收自無伏乞陛

下讀臣此表一二十遍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

不用露臣此表動且免別有中阻也臣今日上表即知萬

死應上臣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應上甘就陛下若違臣所

請更無長策社稷重事伏惟陛下密圖之不宜別有瞻徇

林西仲曰程元振於肅宗時知張后欲廢代宗而保護之

又與李輔國遷殺張后故代宗以其忠於已而任之專耳

無奈振既得志專權自恣欲害有大功諸將吐蕃入寇不以時奏且抑郭子儀益兵之請致上狼狽出幸上遣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振居中莫有至者是振之罪雖肆市朝以謝天下猶恨晚也斬首懸示且下罪已之詔以收人心如救焚拯溺存亡呼吸乃念其私勞奪爵放歸何以釋天下之憤乎至於罪已之詔不行亦知難以虛文感動幸吐蕃焚劫之後疑懼自遁不然麥秀銅駝何恃以圖克復也通篇着眼在收人心一句一淚一學一血非忠誠貫日自辨一死必不能為是言讀者不可但作文字觀

論兩稅之弊疏

陸贄

舊制賦役之法曰租庸調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

謂之租有田則有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絁共二丈

綿三兩不蠶之上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有戶則有

之征也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歲役二旬

庸力役之征也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無

不然他故人無搖心事有定制役之法不可易及荆胡亂華

兆庶雲擾安史之亂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

造百度德宗元年用楊炎議量出以制入戶無上客以現居

古文所義租庸調卷之十 六七 論兩一 郁郁齋

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爲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只應理時不應革法而遽更租調庸法分遣使者搜摘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曆中一年利率最多者以爲兩稅定額大曆代宗年號○已上言兩稅之法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竄怠蠲其庸則功力勤

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

已上言租調庸法各得其平有益於國

兩稅之立

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

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塲圃園倉廩雖輕而衆

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

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

緡宜其失平長僞

估計不均民爭詐貧而避富

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

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

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

已上言兩稅法不得其平有害

於復以剗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

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

加無除其立法之始於失平之中又不得其平如此竟相沿

弊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

又竝存既以額外之徵盡入正賦又存額外名色是重徵矣

最多此有加無除之實也○承上文收大曆中一年利索

句來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均者平其法減者減其額雖不

林西仲曰此宣公奏請均節財賦六條中之一也唐制和

調庸以亂後版籍無存征徭名色甚眾楊炎兩稅之議雖

出變法實為救時但論資產不論丁身又有許多叢弊處

是篇推駁無遺宣公奏議剴切獨步讀此可知其餘

